

「會痛的話就哭出來沒有問題的喔。」年少的Tadashi柔聲的淺語著，用著沾水的手帕，細心的抹去對方因摔倒而沾染上的汙泥，另一手則拍去衣服上的髒汗，就當碰觸到擦破皮的膝蓋時，Tadashi聽見了Hiro小小聲的抽了口氣，抬起頭就見對方抿緊著唇，像在忍耐著甚麼，見此不免無奈的撫碰對方的臉頰，又一次的低喃：「不用忍耐，哭出來沒關係的。」

濱田兄弟的日常

——哭泣有時候也是種堅強

回想起那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？其實Hiro是滿容易就哭的人，只是對方不喜歡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哭泣，當然，若是在外頭當然是更加的不喜歡加上不願意，對Hiro而言，哭泣就像種軟弱的表現，因為自己脆弱，所以才會哭泣。

幾乎沒幾個人看過Hiro掉淚，不過Tadashi卻是例外的，Tadashi可說是眾人中最能看到Hiro哭泣模樣的人了，所以Tadashi也比任何都清楚，Hiro是個多麼容易受到影響而難過甚至哭泣的孩子。

在這個社會上常能聽到大家說：「男兒有淚不輕彈。」、「是男孩就別哭。」、「哭是軟弱的表現。」等等諸如此類的說法，而身邊的長輩也會對著兄弟倆這麼告知著，很多人認為身為哥哥的Tadashi也會這樣教導弟弟Hiro，但其實不然，自幼起，Tadashi對Hiro說的並非上述那些男性必須堅強不哭的論調，而是：「沒關係，想哭就哭。」

這也是為什麼Hiro只會在Tadashi面前哭的原因了。

當Hiro哭泣時，都是他真的受傷以及受挫時才會有的表現，Hiro雖然聰明絕頂，但總歸而論，他仍是個孩子，自然的會需要長輩們的關心關懷，而自幼就失去雙親陪伴的Hiro，更是把這方面的需求完全的放在Tadashi身上，Tadashi的全盤接受也讓Hiro幾乎快成為除了Tadashi面前外，都不會哭泣的孩子了。

但不知道從何時起，Hiro開始不怎麼會哭泣了，原以為是對方有所成長，後來卻發現，是Hiro不願意再哭泣了，即使是面對Tadashi也是如此。

這樣的改變到底是從甚麼時候就開始了呢？Tadashi完全整理不出個滿意的答案，是現在或者更早以前？又為什麼自己是遺漏了這麼重要的一個環節片段呢？手掩蓋著唇有些懊惱的想著，視線從手上的書本移動到坐在桌前，專注組裝機械的Hiro，有的時候，Tadashi認為自己是最了解的Hiro的人，但又有的時候，會發現其實自己並沒有真的那麼明白對方。

——兄弟規則：Hamada兄弟間沒有任何秘密。

彼此曾這麼約定過，但身為哥哥的Tadashi認為，逐漸長大的Hiro會需要自己的個人空間，所以就自然的演變成只要Hiro沒開口提的事，Tadashi也不會過問，當然，機器人搏鬥那種違法行為算是特殊案例，逼問屬情理之內。

「痛！」

一陣輕呼拉回Tadashi偏遠的思緒，放下手中的書擔憂的走去對方身旁，探過頭關心的輕問：「發生甚麼事了嗎？」

「沒甚麼啦，只是不小心弄傷了手。」轉過椅子讓對方看著被自己不小心劃傷的手，椅上的Hiro嘸起嘴皺起眉心，總覺得這樣子受傷的自己有點煩躁，然後在回答完後是張口吮吸那流淌一絲鮮紅的指尖。

「這樣會使傷口受細菌感染的，你等一下。」幾乎在對方含入口的下一秒是抽過對方的手，仔細端詳著受傷的指頭，雖說真的不是甚麼大傷口，但也傷的有些深度，這讓Tadashi不自然的蹙緊眉頭：「你乖乖的等著，我去拿醫藥箱。」說完是放開手抽了幾張衛生紙要對方暫且包住滲血的手指。

「咦？不用那麼麻煩啦，這種傷口舔舔就會好了啊。」不情願的嚷著，但Tadashi仍執意走往自己房間，打算找出醫藥箱來替對方處理傷口，眼看對方走到屏風檔住看不到的地方，Hiro是拿掉衛生紙，準備再度含入口中。

「Hiro，你要是再把傷口用嘴含住，我可是會生氣的喔。」宛如看透一切，極為平淡卻威脅力十足的聲音隔著屏風傳來，這讓Hiro的手停在半空中幾秒，隨後是乖乖的拿回衛生紙重新包裹住手指，坐在椅子上等著Tadashi。

沒過多久Tadashi是抱著一個小小的醫藥箱走回來，起初兄弟倆房間內是沒有這個醫藥箱的，但由於Hiro總是常常弄傷自己，在Tadashi的百般思慮下，決定在房間內弄個小醫藥箱，好來解決Hiro在實驗中的各種不小心，至於為什麼之後家中每一個地方都有醫藥箱則是後話了。

「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才可以多注意一下自己呢？」Tadashi無奈的嘆氣，要不是現在自己在場，想必Hiro一定是放任著自己的傷口不管，啊啊，如果有自動偵測對方受傷，並能及時給予診療的設備就好了……嗯？自動化的醫療設備……嗎？

「Tadashi？」看著碎念到一半突然靜默的兄長，Hiro困惑的偏過頭直盯著對方的臉瞧：「你在想甚麼嗎？」

隨著狐疑的嗓音回過神，Tadashi看回那一臉不解眨著雙眼的Hiro，挑起一邊的眉宇，用空下的那隻手使力的彈了對方的額頭：「我在想要是哪天我不在，你會不會就這樣放著傷口給它爛掉。」

「唔！」反射性的用手掩蓋被彈疼的前額，點點刺辣的感覺讓Hiro皺起臉蛋，然後一臉不開心的瞪著Tadashi：「我才不會。」

「是是是，不會不會。」拉過對方的手有些應付般的語氣，一邊打開藥箱，一邊再次細細的觀察傷口，動作相當熟稔的拿起生理食鹽水倒入棉片，緊接著擦拭傷痕，冰冷液體帶來的疼痛讓Hiro倒吸了一口氣，看見這似曾相識的景象，Tadashi是笑的溫柔：「你哭了嗎？要是會痛的話可以哭喔。」

「傻啦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」有點無語的看著，同時提醒著Tadashi，自己早已經過了會為一點小傷就放聲大哭的年紀了。

「不，你仍是孩子。」閉上眼Tadashi反駁，拿起消炎軟膏細細塗抹，再取過貼布，小心且平整的貼在處理好的傷口上，最後還貼心的裹上一層透氣膠布，以避免貼布失去黏性後掉落。

「又不是甚麼大傷口，我那麼強是不會哭的啦。」看著處理完的手指，對於Tadashi這般的小心翼翼是覺得溫暖也覺得有點好笑，就只是一般的傷口，卻還是這樣的仔細處置，真不知該說哥哥一板一眼呢？還是過度的保護？而且這種根本不是甚麼大不了的傷口，又怎麼可能會哭？

「Hiro，要知道，有時候哭泣是種堅強的表現喔。」整理著使用完的用具，Tadashi語重心長的說著，這樣的口吻讓Hiro是沉靜了下來，乖順的聽著對方說話，闔上藥箱，Tadashi站起身子，朝著對方露出了一抹笑容，習慣上的搓揉那蓬亂的髮，並接道：「真正堅強的人，才能勇敢的坦承自己的軟弱，所以，哭泣是種堅強的表現。」

看著像是無法接受這論調的Hiro，Tadashi嘴上的弧度是多了幾分無奈，他彎過身湊近首，讓彼此的額頭靠在一塊：「沒事，我只是要告訴你，若是想哭了，我就在你身旁，Hiro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了。」溫和的嗓音讓Hiro感覺舒服的眯起雙眼，俊俏的臉龐漾起幸福的笑容。

——若是想哭了，我就在你身旁。

「你哭了嗎？」無機質的問句傳來，Hiro是猛然回過神智，抬起的頭看著眼前高大雪白的身軀，停頓了幾刻鐘才甩甩頭露出一臉沒事的表情，但此刻的感覺卻又像是有種難以言說的胸悶阻塞心頭，讓自己渾身不對勁。

「我才沒有哭呢。」如同不屑般的哼了哼鼻，聳聳肩用著沒有笑意的笑容笑著：「我很堅強，所以才不會哭。」

「哭泣，是堅強的表現。」又一次的傳來那無機質語調，但這回卻狠狠的敲痛了Hiro心口最深處的傷疤，對自己而言，曾是最溫柔的話語，如今聽來卻如此心碎，甚至讓人痛的發疼想吐。

「不，BayMax，我沒有哭，也不會哭的。」扯出了一抹甚至比哭泣還要難堪的笑臉，Hiro這麼低喃著，他的語調平靜，平靜的讓人感到異常，而沒有說出口的是那能讓自己哭泣的人已經不在了。

所以，已經不會再哭泣了。

BayMax看著Hiro沒有再發出問題，只是眨了眨自己的眼睛，看著在自己眼前靜靜流淚的Hiro，接著探過手拍拍對方的頭，然後開口：

「若是，想哭了，我就在你身旁，Hiro。」

「嗚.....」

Fin.